

## 人间真情

## 记忆的长河里流淌着妈妈的爱

■刘金玲

在我记忆的长河里，流淌着妈妈无尽的爱。

时光倒退到三十多年前，我们的家境很贫寒。小弟天生残障，自他出生不久，爸爸妈妈就带着他开始了四处求医问药的漫长旅程。一个普通家庭，当时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。

在小弟蹒跚学步时，妈妈曾寄住在上海一位小姨家，陪着小弟看病。小姨看妈妈一个人带孩子太不容易了，便建议妈妈在上海买些床单被面之类的，带回老家卖，或许能减轻一些经济负担。

妈妈听从了小姨的提议，之后每次从上海回家，便捎回一些东西，挨乡串村四处售卖。那些东西在当时销路很好，因为在我们当地人看来，从繁华的大上海带回来的东西，有说不出的时髦和洋气。

那个时候，家里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，无论路程多远，妈妈都是徒步，往往是天不亮出门，随身带些水和干粮，夕阳西下、天色渐晚时才能到家。那时的我已经记事，所以，那些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十分清晰和深刻。有几回，妈妈回来得特别晚，爸爸在家里十分担心，一口接一口地抽闷烟，我也跟着紧张。有次看见妈妈终于一身疲惫地归来，我竟哇哇大哭起来，劝也劝不住。

从这样的下乡销售开始，家里渐渐有了点积蓄，又慢慢地采购一些烟酒糖果来卖。刚开始没有店面，只是在当街路口摆一个小摊，后来才有了一辆流动的销售车。再后来，妈妈有了自己的小商店，小商店几经搬迁和调整，渐渐有了规模。在最艰辛、困顿的岁月里，靠着妈妈和爸爸没日没夜的辛劳，以及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节俭，我们的家境慢慢好了起来。

以后的岁月里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人亲友

的帮助，读了大学，毕业后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。小妹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小弟也在风雨中一天天地成长、成熟起来，生活过得安稳。

回首过往，再苦再难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都走过来，挺过来了，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好。

回想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，还是有些困难和曲折的。我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爸爸所在的纺织厂有了一批招工名额，我的名字也在其中。那时厂里的效益非常好，村里人都想把子女送进去端上一个好饭碗。当时我并不懂得许多人生的大道理，但却认准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读书。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所在工厂子弟学校的几位老师对我也是极力挽留。没有多少文化的妈妈，在听罢几位老师的劝解后，最终做出了让我弃工求学的大胆决定。当时，我们身边响起各种各样的议论声，就连爸爸也不是很理解妈妈的做法。

后来，厂子破产了，当年和我一样怀着求学梦想的小姐妹，许多都失业了，那时起，越来越多人把赞许的目光投向妈妈。大家都知道，我继续求学的机会，是妈妈顶着莫大的压力才为我争取来的啊！我们几个做子女的能有今天，也多亏了妈妈和她那个小商店苦苦支撑。爸爸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，是妈妈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用瘦弱的双肩苦苦经营着这个家，肩负起全家人的希望和梦想。

人们常说，父母待子女情深似海、恩重如山，而子女回报父母的往往是涌泉之滴水、万木之一草。如今我们都已长大，而妈妈却一天天变得年迈和衰老。虽然妈妈的深恩厚爱不求回报，也让我们无以为报，但身为子女，我们还是想在今后细水长流的平淡日子里，尽可能多地陪伴和守护她！



心有所想

## 鸽子的爱情

■北地

一日，我在楼阁内清理鸽粪。

虽然是早晨，但天气并不凉爽，我光着脊背，依然汗涔涔的。我用铁锹把地板板结的粪便铲掉，然后用笤帚拢成一堆。铁锹撞击地面的声音惊动了鸽子，有三五只扑棱棱飞向窗外，阁内腾起的羽毛粉尘，纷纷扬扬，像雪花，粘了我一身。我赶忙趴在窗户上，摘掉口罩，把头伸到窗外透气。

窗外，刚飞走的几只鸽子在阳光下盘旋。我已经不再担心它们飞走了。刚开始养鸽子的几天，总是担忧它们脱门而去，就把楼阁门死死关闭。父亲阻拦道：“鸽子不会逃走的。”刚说完，一只淑女鸽冲天飞冲而去，洒落在楼前一棵高大的槐树上。我着急了。父亲镇定地说：“不用慌，它会自己飞回来的。”父亲捉住另一只淑女鸽，倚在楼栏杆上，用手抚摸把玩，时不时望一眼落在槐树上的那一只。那一只从容淡定。过一会儿，它倏忽飞离枝头，冲云霄而去。我仰呼惊叹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但那鸽并没飞远，只绕空数圈，便疾速飞回。鸽哨的声音在风中嘹亮。它飞得越快，哨音越响，空中回荡着它的声音。片刻，它便飞回楼阁。我心落地，怪而问父，父笑而不答。

后来，我终于知道其中奥妙，再也不担心了。

此时，阁内飞扬的羽毛沉落下来。我重新清理。笼子外清理干净后，就清理笼子里面的鸽子窝。窝里有残剩的粪便和细小的树枝子。枝子有指把长，和粪便干结在一起，必须把窝拿掉，用铁家伙一点点敲打。清理几个窝后，又清理第二层，但窝里面有鸽子正在抱窝，无法清理。我想清理窝外，手刚伸过去，它们集体咕咕乱叫，以示抗议。我缩回手，它们也静下来，回复到目不斜视、一本正经、泰然自若的状态。它们无视我的存在，把全部柔情释放给体下的生命。有一只竟然飞下来，当着我的面，把我清理的树枝子一根根叨进窝。每叨上去一根，就有另一只鸽子用嘴接过来，将树枝在窝里放平摆正，然后用爪子踩实。我蹲在地上，大气不敢出。那只鸽子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往上叨。它把树枝上粘带的粪土，用嘴或爪子一点点啄掉扒净，直到光光的，才叨上去。我又用心观察，才发现这是一对公母淑女鸽。

可惜，这对淑女鸽，后来还是被父亲卖掉了，因为几百只鸽子每年都要吃掉上千斤粮食。父亲叹息着说：“干脆卖掉算了，养不起这些金贵东西。”

当时买鸽子的人嫌淑女鸽太贵，只要一只。父亲说：“只要一只，你养不成。”那人不信。半个月后，那人打电话说：“这只淑女鸽好像得了抑郁症，不吃不喝。”父亲说：“我这只母鸽和你那一只状态一样。它们离不开，你还不信。”那人挂了电话，隔天，就又把另一只买走了。

夜里失眠，起身赋诗一首：

谁的翅膀划过音乐  
谁的羽毛沾满了芬芳  
谁把爱情种植进了飞翔  
谁使我久久幸福地仰望  
楼阁是你亲昵的洞房  
你这偷偷挚爱着的精灵  
水质的声音到处流淌  
把你的呢喃轻轻展开  
无论从哪一个方向介入  
一定都延伸着爱情的走向

## 生活点滴

## 她是猫

■凡雪

我26岁时，终于有了第一只宠物——一只小猫。

她是一只温柔、娇俏的小母猫，漆黑的皮毛光滑得像绸缎，浑身没有一丝杂色，圆润、小巧的脸上，两只金黄的眼睛像两颗黄宝石。她的声音娇嗔柔美，常常瞪着一双天真单纯的大眼睛望着我，发出醉人的叫声。

有了她之后，冬天成为我最喜欢的季节。因为在冬天的晚上，她会钻进我的被窝，蜷缩在我的怀抱中，枕着我的胳膊，环抱着我的手臂，陪我睡一个整觉。她小小的、热热的、柔软的身体依靠着我，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声音，像一首摇篮曲，哄我入眠。

她曾出现在我的梦中，以一个小女孩的形象。当她在我的梦中一出现，我就知道——这是我的小猫。我无比确信，她乌黑的皮毛下，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。她陪伴着我，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和玩伴。

她仅仅是我的朋友和玩伴吗？不，那是我自己。

当我还在回家的电梯里时，她就已在门口等候。我一开门，她就一边“喵喵”叫着，一边冲上来蹭我的鞋子和腿。她将头颅高高地扬起，浑身扭动着，发出思念的呼唤，渴望我摸摸她、抱抱她。

这正如小时候的我一样。在双职工家庭长大的我，对于童年的记忆就是无尽的等待：落日余晖中，在空旷的、无人的幼儿园里等父母接我放学；寂静的深夜，等加班的妈妈回家一起吃晚饭；人潮拥挤的学校里，等父亲来参加家长会……

漫长的、重复的等待里，是漫长的、重复的孤独。

我常想，小猫“一个人”在家，会做些什么呢？当我在家里装上监控才发现，她的生活如此简单、重复、孤独。她在等待，从我出门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在等我回家。

所以每当我回到家，都会热情地摸摸她、抱抱她，给她喂点喜欢的零食，陪她说一会儿话，陪她玩一会儿她喜欢的玩具……她开心地转着圈，或在房间奔

跑，或哇哇大叫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等到父母回来时的欢呼雀跃。

有一次，她生病了，在卧室里玩耍时，忽然边跑边吐往卧室外冲去，将剩余的呕吐物吐在了垃圾桶旁。吐完，她抬起头，委屈而又悲伤地看着我，仿佛在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没忍住，吐了一点在卧室里。”我只得抱着她，一遍一遍地跟她“确认”：“你已经做得很好啦。”

抱着她，我好像抱起了小时候的我，一声声轻拍，穿越遥远的时空落在小时候的我身上，落在那个因打碎花瓶而手足无措的我身上。此时的我一遍一遍地对彼时的我确认：“无须为自己没做好的事情自责，你已经做得很好啦。”

她在我工作的第二天就被我带回了家，在我步入职场的时候，在她还是一只活泼娇小的猫崽的时候。我们已共同、单独相处了数百个日夜。

那时，我常不明所以地、没日没夜地哭。我常哭着睡去，枕着湿透的枕头、湿透的发梢；也常哭着醒来，伴着通红的双眼和浮肿的面颊。而她，像与我心有灵犀一般，渐渐学会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脸颊，用爪子拍我的头发，用鼻子轻嗅我的鼻尖。

或许是从那时起，两个孤独、弱小的灵魂就慢慢依靠在一起了。好像，并不是我在养着她，而是她，一直在治愈我。

她爱在太阳下打盹，乌黑的皮毛会在阳光下泛出淡淡的红色；她的眼睛金黄而明亮，在阳光下瞳孔便收缩成细长一条，显得精明犀利，在阴影里又会变成透亮的黑色圆球，显得呆萌可爱；她爱和人“聊天”，可能是憋了一整天没人说话，晚上我回到家时，她总在我身边叫上好一会儿才肯罢休……

她不是一只猫，而是我的家人和朋友。

我养着她，就好像把小时候的自己重新养了一遍。